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青樓夢
第三十二回 備列小星團圓五美 折磨中道疾病旬朝

話說拜林等九人出了沁香居，又往媚紅軒、步嬌館琴、素兩處大鬧，鬧得六缸水渾，豁將台醉了，周紀蓮嘔吐而歸，餘人仍復鬧之不休。後來倒是夢仙出來做好人，方才各散。 搥香然後到梅花館來，謂愛卿道：「今夕五美團圓，得償所願，但是住在那處好？」愛卿道：「自然報恩要緊，當進秋妹房中。」

搥香點頭稱是，命侍婢張燈往怡芳院而來。那知秋蘭已命侍兒關好了門矣。搥香叩了幾下，忽聽侍兒裡邊答道：「小姐吩咐，請老爺往梅花館去，以表前後之序。」搥香在著門外笑說道：「燕爾新婚，況今夕三星在戶，你去對小姐說，快些開了門，莫誤佳期。」侍兒道：「小姐已睡了，倘老爺不往梅花館，請往別院去罷。」

搥香無奈，復至沁香居，只見小素房門亦然緊閉。搥香復叩銅環，裡邊侍兒也傳語道：「請老爺今夕住在梅花館，或往別院，這裡小姐已睡了。」搥香覺得好笑起來，便道：「你們莫非會同的麼？怡芳院不讓我進去，這裡又是睡了。」

一頭說，又往琴、玉兩處。誰知皆是一般回絕。

弄得搥香無計可施，只得重往梅花館，告知愛卿。愛卿笑道：「新郎今夜難矣。我這裡也要睡了。」竟將搥香推了出來，將門閉上。

搥香沒了主意，復至怡芳院陳說一番，他們都只做不知。又至沁香居懇開門，也是漠然不答。東跑西走，躑躅無定。

徘徊了良久，心知他們為嫡庶之分，所以今夕閉門不納。我也顧不得了，還是去懇愛姐開門為是。於是復身至梅花館，便輕輕彈了四彈道：「愛姐姐，還望你開了我罷。那邊春色都已深藏，不肯開的了。」愛卿聽了，便答道：「我也睡的了。」搥香聽了著急道：「好姐姐，你不要作難我了。我日間忙了一天，其實疲憊不堪，姐姐你開了罷。」愛卿聽了此言，心中倒也有些憐惜，只得開了搥香進內，搥香方才安身有所。乃笑說道：「不料今日之佳期，仍在姐姐身上。」愛卿啞了一聲，安睡不表。

明日，四新人往堂上問安，然後回歸香閣。搥香設宴梅花館，邀集五美同飲。搥香道：「昨日你們四位宛如約齊一般，使我進退難堪。今日看你們如何，只怕躲不來了。」說得四人滿面羞紅，良久道：「我們俱是初來，第一夕你該住在愛姐房中。」搥香笑道：「你們昨日知我疲倦，所以概施巧計。今夕我打足精神，與你們一逞其技，才見手段。」四人聽了搥香這一番打趣，愈覺慚赧，幸虧愛卿在旁用別話支開，搥香方始不說。

酒闌後日色西沉，各院張燈結綵，搥香恐他們再蹈故轍，預到怡芳院坐定。半晌秋蘭至，搥香上前，深深四揖道：「前蒙芳卿相救，出死地而得生，又蒙令尊以妹妹終身相許。如今魚水得諧，實出於僕之意外也。」秋蘭見搥香一種溫柔，便回了四福，答道：「賤妾村姿陋質，本不敢存事君子之心。乃蒙途路鋤強，心銘既久，繼而隆壽寺君遇惡僧之害，妾自以德報德。後來家父安思高對於君，自知顏赧，乃蒙君不棄，允訂絲蘿。今夕何夕，言念君子，云胡不喜。」秋蘭說罷，搥香喜甚，叢話了一番，然後替他除了冠帶，同赴羅幃。

明日，搥香至沁香居，小素接入。搥香笑道：「自從在慧姐家得蒙姐姐相愛，願親枕席，相訂終身，迄今二載有餘，未親芳澤。今夕好與妹妹敘敘舊情了。」小素羞紅暈頰，答道：「君果鍾情，不忘舊約，但妾自愧難離，不足鳳凰並列，如何，如何？」搥香便道：「妹妹，你說錯了。宇宙間生美人難，生有情人更難。小生蒙你一片芳情，殷殷眷顧。曾記得那夕在慧姐家，你卻不避嫌疑，有情於我。如今四美畢合，小生總是一例相看，決無貴賤賤殊之念。」二人談談說說，到了更深，方才共賦高唐。

明日，至媚紅軒琴音房中。琴音笑道：「昔日虧你做得出，扮了乞兒前來試我們心跡。幸虧我與素玉姐本來最恨欺貧重富，不然早被你看輕了。」搥香聽了，笑說道：「好妹妹，不是我做得出，只因那日林哥哥說起你慧眼識人，欲來拜訪。吾說花前月下，往往欺貧愛富，既稱慧眼識人，我今扮個乞兒前去，看他們待我如何。倘若看得出來，就是真慧眼了。誰知妹妹一見多情，便出洋銀助我，方知名不虛傳。所以此時舞榭歌台，人謂無情，我金搥香終謂有情之地。況吾所遇的眾姐妹，也沒有幾何揮霍，盡蒙他們另眼相看。你想世情雖薄，其中豈無清潔之流，惟人自鮮觀耳。如今五美團圓，雖日天假奇緣，其實半出於眾姐妹之情也。」說著便挽了琴音的手，一同安睡。

明日，至步嬌館素玉房中，自然也有一番綢繆的情景。

嗣後搥香或往梅花館，或往各院，都是雨露均調，不存偏愛。

光陰迅速，又到了臘月寒天。搥香樂極悲生，清晨冒了些風，競生起病來，臥牀不起，已有旬朝。急得父母與五位美人計無所出，延醫看治，藥石無功。愛卿與秋、素、琴、玉四人俱衣不解帶，輪流的伏侍。誰知日復一日，病魔愈深，三焦灼熱，六脈孔空，竟不知人事，飲食漸漸不能進喉。清楚的時候對父母說道：「孩兒不孝，顧復未酬，如今諒不能久存人世的了。兒死之後，望二親不要過悲，譬如未曾養吾這不肖孩兒。猶幸愛卿媳婦腹中有孕，金氏宗祧不至無繼。兒死之後，這五房媳婦自然影只形單，倘有不到之處，望兩大人善言教導他們，孩兒雖死亦瞑目矣。還有一樁事情，兒有幾個好友，必須與他一別。更有幾個知己美人，蒙他們俱□分憐惜，兒欲去邀他們來訣一長別。望兩大人格外之恩，容孩兒一見，更加感恩不淺。」

鐵山含淚道：「我兒且安心靜養。這是年災月晦，否去自然泰來。明日吾叫人去請鄒賢姪等以及你的心愛美人到來就是了。」

搥香方才歡樂。又向愛卿等五人道：「愛姐姐，天之忌吾，無可如何。方與你們五個人敘無一載，遽欲長離。你們須要孝養翁姑，替吾克全子道。倘日後有幸生了一子，須要盡心撫育，可知吾金氏香煙，全靠你一人身上。如可撫養成人，吾冥冥中亦見你情了。再者吾死之後，你們五位妹妹也不要□分苦楚，須知人生一世，本來是個幻夢，就是與你們敘首百年，仍舊要死的。況吾金搥香是個風流瀟灑的人，就是死了麼也不與他們濁鬼人道，依舊風流瀟灑的。你們千萬不要苦楚，至囑，至囑。」說罷，又昏昏睡去。愛卿等見搥香如此說話，大家都哭得幾乎暈去。

到了明日，鐵山命人往鄒、姚、葉三處去邀，又往眾美人家去請。眾美人知搥香病重，又是他父母來接的，所以個個趨往金家看視。

卻說鄒拜林新著一部《耐煩齋筆記》，所以好幾天杜門不出。那日正在鈔胥，忽聞此信，早急得心亂如麻，眼中垂淚，飛也一般開了園門，到搥香家裡。疾忙至牀前一望，見搥香病骨嶮■，奄奄待盡，口中嚙語喃喃，□分可伯。愛卿等五人俱垂淚相伴。拜林看了這般情形，不覺放聲大哭起來。

愛卿見拜林至，含淚道：「林伯伯，為何好久不來，你香弟弟為你眼多望穿了。」又將病源一切告訴了拜林，又道：「如今或清或暈，不知可還認得你來。」拜林便走到牀前，連喚「香弟」，誰知搥香睜著眼兒，還在自言自語。拜林見喚他不應，便立在牀前，聽他說些什麼。只聽搥香說道：「你們這些人，不要這般催促，我尚有許多事情沒有了結。況我金搥香是視死如歸的人，不比那偷生怕死之徒。因我有幾個美人、幾個好友未曾一別，你們且等幾天。」停了一回，又說道：「半天是不夠的，難道吾一榜稱魁，倒受你們節制麼？至少三天。你們若怕受責，我到森羅殿上替你們說個情兒就是了。」說著哈哈大笑起來。

拜林知是鬼卒勾人，不覺慘然欲絕，便大喝道：「何物挪揄，竟敢胡鬧？我鄒拜林在此！」

說罷，見搥香頓時清楚，連忙起身，扯了拜林道：「林哥哥，我想得你好苦啊！不知夢仙與仲英哥哥來否？」拜林道：「沒有來。」搥香道：「為何不來？我為要與你們別一別。」說著便灑淚道：「林哥哥，吾與你相識以來，蒙你心心相印，真個勝於同胞。如今歸期已促，特邀哥哥一別，並欲奉托數事。」拜林灑淚道：「香弟弟，什麼事情？」搥香道：「家中一切，吾哥哥在於比鄰，況與我宛如一家。我死之後，千萬托你照料照料。餘外眾美人，我也不能保護他們了。但月素妹妹與我最為知己，我死後，你

可替我勸他，教他不要苦楚，早作從良之計。這是第一樁要事。再者寄語諸君子，說我金挹香迫於行矣，勿責不別之罪。這是第二樁要事。再者日後生了姪兒，長成後必須費你的心，訓以詩書，責備苛求，必要猶子比兒的看待。這是第三樁要事。再者我還有《讀廬叢書》一部在著書館中，日後你向愛姐取了，付諸梨棗，以表我一生心血。這是第四樁要事。再者望哥哥自己保重，花前月下如念故人，只要望西呼三聲香弟，或者我一靈未泯，再能與君魂夢相親。這是第五樁要事。哥哥千萬勿忘，我無言矣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。

拜林聽了，□分慘惻，便道：「香弟寬懷，吉人自有天相，少不得災退身安，不要說這許多不吉之語。」

正說間，忽報林婉卿、蔣絳仙、何月娟、陸麗仙、孫寶琴、陳秀英、胡碧珠、呂桂卿、吳慧卿、謝慧瓊□位美人到來。挹香道：「來得妙哉，來得妙哉。我之素願畢矣。」

即命相請進內、挹香淚汪汪說道：「僕蒙眾姐妹深情，憐愛了幾載。惜金某無福，不能再敘。望眾位早擇百年之侶，園跡歌樓，終非了局。身子大家保重，切弗為我金某悲惋。我雖身死，性情不死，必不與俗鬼為伍的。」說罷，目視眾美，淌了無數淚兒，競昏昏睡去。

眾美與拜林一齊揮淚。拜林對愛卿道：「我看香弟有時清楚，諒無大礙。惟恐天有不測風雲，可替他沖沖喜，以壽衣靴帽設案拜之，或者能痊亦未可卜。」拜林說罷，愛卿早苦得噎塞咽喉，哭都哭不出了，一交跌倒，猝然昏厥。驚得眾美人與侍婢連番呼喚，方始醒來，復又大哭。眾美人無一個不兩眶流淚，梅花館中一片哭聲沸處。

恰好仲英、夢仙到來，聽見哭聲，嚇得小鹿亂撞，冷汗直淋。直至到了梅花館，方始心定。正欲動問，忽報孟幼卿、陸麗春、張飛鴻、陸文卿、鄭素卿五位美人到來。愛卿接進，眾人便去看挹香，見挹香還是昏昏睡著。

不知可能再與他們說話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